



名家读名篇

大师阅读大师

莫言、格非、曹文轩、马原、北村、阿城
李敬泽、池莉、迟子建、李锐、张抗抗、徐小斌
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读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辽宁教育出版社

北京文学
月刊社
主编

名家读名篇

 辽宁教育出版社

北京文学
月刊社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读名篇 /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 沈阳: 辽宁
教育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82-8999-2

I. ①名… II. ①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98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7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叶北宁	责任校对: 刘璵
策划总监: 李耀辉	出版统筹: 杨柳
特约策划: 唐朝晖	特约编辑: 罗亚晴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熊琼

ISBN 978-7-5382-8999-2
定价: 32.80 元

1

傻瓜吉姆佩尔

[美]辛格 著 万紫 译

北村 批注、评点

●生活在异乡的精神家园

——与北村谈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

18

善良的乡下人

[美]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 著 主万 译

马原 批注、评点

●与马原对谈

对谈者：马原

45

来客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李锐 批注、评点 郭宏安 译

●孤独的崇高

——与李锐谈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

61

社 戏

鲁迅 著

●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对谈者:迟子建

75

菊花的幽香

[英]D.H.劳伦斯 著 主万 译

莫言 批注、评点

●与莫言对谈

——关于劳伦斯和《菊花的幽香》及当代小说现状

111

菲雅尔塔的春天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于晓丹 译

池莉 批注、评点

●一个自由灵魂和细腻多情的生活者

——与池莉谈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34

钢琴教师

[奥地利] 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 著

徐小斌 批注、评点 宁 瑛 郑华汉 译

●爱是如此艰难

159

银灰色的死

郁达夫 著

阿城 批注、评点

●没必要的东西越少,作品的艺术纯度就越高

——与阿城探讨郁达夫的小说艺术及其他

177

铸 剑

鲁迅 著

曹文轩 批注、评点

●关于《铸剑》

195

千里马

[俄]伊萨克·巴别尔 著
张抗抗 批注、评点 戴 骢 译

●永远的《骑兵军》

208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

[美]纳撒尼尔·霍桑 著 伍厚恺 译
格非 批注、评点

●不朽的传说

——与格非谈美国作家霍桑及其他

232

淳朴的心

[法]居斯达夫·福楼拜 著 刘益庚 译
李敬泽 批注、评点

●简单、神圣的心

傻瓜吉姆佩尔

[美]辛格 著 万紫 译

北村 批注、评点



犹太裔意第绪语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出生于波兰华沙附近小镇莱公愤钦（Leoncin），四岁时随家迁往华沙，后来又跟外祖父在卢布林省的比尔戈雷住过几年。辛格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拉比（拉比是犹太教会众的精神领袖、宗教导师，负责执行教规、律法，主持各种仪式，在犹太人社会享有极高声望——编者注）。他自己也受过传统的犹太教训练，但是他选择了与祖上不同的世俗生活，很早就开始为使用意第绪语的欧洲犹太读者创作。

1935年赴美国后，这条独特的文学之路从未中断。在他小说家的生涯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波兰犹太社区的风土人情始终是他创作的动力和灵感来源。

辛格于1978年秋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有《傻瓜吉姆佩尔》《玩笑》《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1

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家叫我傻瓜。我在学校里的時候，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我一共有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亚麻头、呆子、苦人儿、笨蛋和傻瓜。最后一个绰号就固定下来了。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傻事呢？我容易受骗。他们说：“吉姆佩尔，你知道拉比的老婆养孩子了吗？”于是我就逃了一次学。唉，原来是说谎。我怎么会知道呢？她肚子也没有大，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肚子。我真的是那么傻吗？这帮人又是笑，又是叫，又是跺脚又是跳舞，诵起晚安祈祷文来。一个女人分娩的时候，他们不给我葡萄干，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我不是弱

者,要是我打人一拳,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不过我生性的确不爱揍人。我暗自想:算了吧。于是他们就捉弄我。

我从学校回家,听到一只狗在叫。我不怕狗,当然我从来不想去惊动它们。也许其中有一只疯狗,如果它咬了你,那么世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帮不了你的忙。所以,我溜之大吉。接着我回头四顾,看见整个市场的人都在哈哈大笑。根本没有狗,而是小偷沃尔夫·莱布。我怎么知道这是他呢?他的声音像一只嚎叫的母狗。

当那些恶作剧者和捉弄人的人发觉我易于受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试试他们的运气。“吉姆佩尔,沙皇快要到弗拉姆波尔来了;吉姆佩尔,月亮掉到托尔平去了;吉姆佩尔,小霍台尔·弗比斯在澡堂后面找到了一个宝藏。”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第一,凡事都有可能,正如《先人的智慧》里所写的一样,可我已经忘记书上是怎样说的了。第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使我不得不相信!如果我敢说一句:“嘿,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全都会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把大家都看做是说谎的人?”我怎么办呢?我相信他们说的话,我希望至少这样对他们有点好处。

我是一个孤儿。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快要入土了,因此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面包师傅。我在那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每一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都至少要耍弄我一次:“吉姆佩尔,天上有一个市集;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养了一只小牛;吉姆佩尔,一只母牛飞上屋顶,下了许多铜蛋。”一个犹太教学堂的学生有一次来买面包,他说:“吉姆佩尔,当你用你那面包师傅的铲子在刮锅的时候,救世主来了。死人已经站起来了。”“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可没有听见谁在吹羊角!”他说:“你是聋子吗?”于是大家都叫起来:“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接着蜡烛工人里兹走进来,用她嘶哑的嗓门喊道:“吉姆佩尔,你的父母已经从坟墓里站起来了。他们在找你。”

说真的,我十分明白,这类事一件都没有发生;但是,在人们谈论的时候,我仍然匆匆穿上羊毛背心走了出去。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啊,大伙儿都笑坏了!于是我发誓不再相信什么了,但是这也不行。他们把我搞糊涂了,因此我连粗细大小都分不清了。

我到拉比那儿去请教。他说:“圣书上写着,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是傻瓜。因为使他的邻人感到羞辱的人,自己要失去天堂。”然而拉比家的女儿叫我上当。当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她说:“你已经吻过墙壁了吗?”我说:“没

有,为什么?”她回答道:“这是规矩,你每次来以后都必须吻墙壁。”好吧,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于是她突然大笑起来。这个恶作剧很高明,她骗得很成功,不错。

我要离开这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可是这时候,大家都忙于给我做媒,跟在我后面,几乎把我外套的下摆都要撕下来了。他们缠住我谈呀谈的,把口水都溅到我的耳朵上了。女方不是一个贞洁的姑娘,可是他们告诉我她是一个纯洁的处女。她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他们说这是因为她怕羞,故意这样的。她有一个私生子,他们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我叫道:“你们是在浪费时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婊子。”但是他们义愤填膺地说:“你这算是什么谈话态度!难道你自己不害羞吗?你败坏她的名声,我们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里去,罚你款。”这时我看得出来,我已经不能轻易摆脱他们了。我想他们决心要把我当做他们的笑柄。不过,结了婚,丈夫就是主人。如果这样对她说来是很好的话,那么在我也是愉快的。再说,你不可能毫无损伤地过一生,这种事想也不必想。

我朝她那间建筑在沙地上的泥房子走去。那一帮人又是叫,又是唱,都跟在我后面,他们的举动像耍狗熊的一样。到了井边,他们一齐停下来了,他们怕跟埃尔卡打交道。她的嘴像装在铰链上一样,能说会道,词锋犀利。我走进屋子,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绳子上晾着衣服。她赤脚站在木盆旁边,在洗衣服。她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旧长毛绒长袍。她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上。她头发上的臭气几乎熏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显然她知道我是谁。她朝我看了一下,说:“瞧,谁来啦!他来啦,这个讨厌鬼。坐吧。”

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什么也没有否认。“把真情实话告诉我吧,”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处女,那个调皮的耶契尔的确是你的小兄弟吗?不要骗我,因为我是个孤儿。”

“我自己也是个孤儿。”她回答,“谁要是想捉弄你,谁的鼻子尖就会扭歪。他们别想占我的便宜。我要一笔五十盾的嫁妆,另外还要他们给我募一笔款子。否则,让他们来吻我的那个玩意儿。”她倒是非常坦率的。我说:“出嫁妆的是新娘,不是新郎。”于是她说:“别跟我讨价还价,干脆说‘行’,或者‘不行’——否则你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我想:用“这个”面团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不过我们的市镇不是穷地方。人们件件答应,开始筹备婚礼。碰巧当时痢疾流行。结婚的仪式在公墓大门口举行,在小小的洗尸房的旁边。人们都喝醉了。当签订婚书的时候,最高贵、虔诚的拉比问:“新娘是个寡

妇还是离婚的女人？”会堂司事的老婆代她回答：“既是寡妇又是离婚的。”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

唱啊，跳啊，有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紧抱着一个奶油白面包。喜事的主持人唱了一出《仁慈的上帝》以纪念新娘的双亲。男学生们像在圣殿被毁日^②里一样扔刺果。在致贺词之后有大批礼物：一块擀面板、一个揉面槽、一个水桶、扫帚、汤勺以及许多家用什物。后来我一眼看见两个魁梧的青年抬着一张儿童床进来。“我们要这个干吗？”我问。他们说：“你别为这个伤脑筋了。这东西很好，迟早要用的。”我认识到我是在受人欺骗。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能损失什么呢？我沉思着：且看它结果如何吧。整个市镇不可能全都发狂。

2

晚上我到妻子睡的地方，可是她不让我进去。“甯，得了，要是这样，他们干吗让我们结婚呢？”我说。于是她说：“我来月经了。”“可是昨天他们还带你去行婚前沐浴仪式，那么月经是以后来的喽，是这样吗？”“今天不是昨天。”她说，“昨天也不是今天。如果你不高兴，你可以滚。”总而言之，我等着。

过了不到四个月，她要生孩子了。镇上的人都捂住嘴窃笑。可是我怎么办？她痛得不能忍受，乱抓墙壁。“吉姆佩尔，”她叫道，“我要死了，饶恕我！”屋子里挤满女人，还有一锅锅开水。尖叫声直冲云霄。

需要做的是到会堂里去背赞美诗，这就是我做的事。

镇上的人喜欢我这样做，那很好。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念赞美诗和祈祷文。他们对着我摇头。“祈祷，祈祷！”他们告诉我，“祈祷文永远不会使任何女人怀孕的。”一个教徒在我嘴里放一根稻草，说：“干草是给母牛的。”另外还有些类似的事情。上帝作证！

她生了一个男孩。星期五，在会堂里，会堂司事站在经书柜前面，敲着读经台，宣布道：“富裕的吉姆佩尔先生为了庆祝他养了个儿子，邀请全体教友赴宴。”整个教堂响起一片笑声。我的脸像发烧一样，可是我当时毫无办法。归根到底，我是要负责为孩子举行割礼仪式的。

半个镇上的人奔跑而来，挤得你别想另外再插进一个人来。女人拿着加过胡椒粉的鹰嘴豆，从菜馆里买来一桶啤酒。我像任何人一样吃啊，喝啊，他们全都祝贺我。然

后举行割礼。我用我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愿我父亲安息。大家都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我老婆两人。她从帐子里伸出头来,叫我过去。

“吉姆佩尔,”她说,“你为什么一声不响?你丢钱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你对我干的好事!如果我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她会再死一次。”

她说:“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愚弄一家之主?”

“你怎么啦?”她说,“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啦?”

我看我得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你以为这是对待一个孤儿的办法吗?”我说。“你养了一个私生子。”

她回答:“把你这种愚蠢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吧。这个孩子是你的。”

“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呢?”我争辩说,“他是我们结婚后才十七个星期就生下来的。”

她告诉我孩子是早产的。我说:“他是不是产得太早了?”她说,她有一个祖母,怀孕也是这么长时间,她像她的这位祖母,就像这一滴水同那一滴水一样。她对此起誓赌咒,她所用的那些咒语若被集市上的一个农民用了,你也会相信他的。说句老实话,我不相信她。不过第二天我跟校长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亚当和夏娃之间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睡到床上去,等到他们下床时,已经是四个人了。

“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夏娃的孙女。”他说。

这就是事情的原原本本。他们证明我愚蠢。但是谁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缘由呢?

我开始忘记我的烦恼。我着迷地爱这个孩子,他也喜欢我。他一看见我就挥动他的小手,要我把他抱起来。如果他肚子痛,我是唯一能使他平静下来的人。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骨环^③和一顶涂金的小帽子。他总是遭受某个人的毒眼^④,于是我就得赶快去为他求取一张符篆,给他祛邪。我像一头牛一样做工。你知道,家里有个婴儿要增加多少开支啊。关于这个婴儿的事我不想说谎,我也没有为此而厌恶埃尔卡。她对我又发誓又诅咒,我没有对她感到腻烦。她有何等的力量!她只要看你一眼,就能夺去你说话的能力。还有她的演说!油嘴滑舌,出口伤人,不知怎么的还充满了魅力。我喜欢她的每一句话,纵然她的话刺得我遍体鳞伤。

晚上我给她带去我亲自烤的一个白面包,还有一个黑面包以及几个罌粟籽面包

卷。为了她，每一样能抓到手的東西我都要偷，都要扒：杏仁餅、葡萄干、杏仁、蛋糕。我希望我能得到寬恕，因為我從罐子里偷了安息日的食物，那是婦女們拿到麵包鋪的爐灶里來烤的。我還偷肉片，偷一大塊布丁、一個雞腿或雞頭、一片牛肚，凡是我能很快地夾起來的我都偷。她吃了，變得又胖又漂亮。

整個星期我都得離家住到麵包房裏。每逢星期五晚上我回家來，她總要找出一點借口，不是說胃痛，就是說腰痛，或者打嗝兒，或者頭痛。你也知道這些女人的借口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有一段痛苦的经验，真叫人受不了。再說，她的那個小兄弟——私生子，漸漸長大了。他打得我青一塊紫一塊的，等到我要還手打他時，她就開口了，狠狠地咒罵，使我只覺得一陣綠霧在我眼前飄蕩。一天有十來次，她以離婚來威脅我。換一個人處在我的位置上就要不辭而別了，不再回家。但是我卻是忍受這種處境而一聲不吭的人。一個人要干點什麼？肩膀是上帝造的，負擔也是上帝給的。

有一天晚上，麵包鋪發生了一樁災難。爐灶炸了，我們的鋪子里差點兒起火。大家沒事可干，只得回家。於是我也回家了。我想，讓我也嘗嘗在非安息日躺在床上樂趣。我不想驚醒睡熟了的小東西，蹣著腳走進屋子。到了里面，我聽到的似乎不是一個人的鼾聲，而彷彿是兩個人在打鼾；一種是相當輕微的鼾聲，而另一種彷彿是快要宰了的公牛的鼾聲。唉，我討厭這種鼾聲！我討厭透了。我走到床邊，事情忽然變得不妙了。埃爾卡身旁躺著一個男人模樣的人。換一個人處在我的位置上就要嚷叫起來，鬧聲足夠把全鎮的人都吵醒；可是我想到，那樣會把孩子驚醒。我想，為這樣一點點小事情為什麼要使一只小燕子受驚呢。那麼，好吧，我就回到了麵包房去，躺到一個面粉袋上。一直到早晨我都不曾閉眼。我直打哆嗦，好像患了疟疾。“我蠢驢當夠了，”我對自己說，“吉姆佩爾不會終身做一個笨蛋的。即使像吉姆佩爾這樣的傻瓜，他的愚蠢也有個限度。”

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求教。這事在鎮上引起很大的騷亂。他們立刻派會堂司事去找埃爾卡。她來了，帶著孩子。你猜她怎麼樣？她不承認這件事，什麼都不承認，語氣硬得像骨頭和石頭！“他神經錯亂了，”她說，“我不懂夢里的事情，不懂見神見鬼的。”他們對她叫嚷，警告她，拍桌子，但是她卻固執己見。“這是誣告。”她說。

屠夫和馬販子站在她一邊。屠宰場的小伙子走過來對我說：“我們一直在注意你，你是個可疑的人。”這時孩子把屎拉在身上了。拉比法庭^⑤那兒有約柜^⑥，那是不准褻瀆的，因此他們把埃爾卡送走了。

我问拉比：“我该怎么办？”

“你得立刻跟她离婚。”他说。

“如果她不答应怎么办？”我问。

他说：“你务必和她离婚，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一切。”

我说：“呃，好吧，拉比，让我考虑考虑。”

“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他说，“你不能再和她同住一个房子了。”

“如果我要去看孩子呢？”我问。

“别管她，这个婊子。”他说，“别管那一窝跟她在一起的杂种。”

他做的决定是我连她的门槛都不可跨进去——在我这一生中永远不能再进去。

白天我还不感到怎么烦恼。我想该发生的事情必定要发生，疮必定要出脓。可是到了晚上，当我躺在面粉袋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太让人伤心了。我难以抑制地渴念着她，渴念着孩子。我需要的是发怒，可是那恰恰是我的不幸：我不能使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真正的愤怒。首先——我就是这样想的——谁也免不了有时候会犯错误。你活着，就不可能没有错误。大概和她在一起的那小伙子引诱她，送她礼物，等等。而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的，所以他哄得她同意了。不过后来她既然否认这件事，那么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一些幻象？幻觉是有的。你明明看见一个人影，或者一个侏儒，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等你走近了，却没有了，什么东西也没有。要是真的这样，那我对她太不公正了。当我想到这里，我就开始哭了。我啜泣着，眼泪弄湿了我睡的面粉袋。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告诉他我弄错了。拉比用羽毛笔把我说的写了下来。他说，如果事情是这样，他必须重新审理整个案子。在他结案之前，我不能去接近我的老婆，但是我可以请人给她送面包和钱去。

3

九个月过去了，所有的拉比才达成协议。信件来来往往。我没有想到，关于这样一件事情，需要那么多的学问。

在这期间，埃尔卡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是一个女孩。安息日我到会堂里祈求上帝赐福给她。他们叫我走到《托拉》^①跟前，我给这孩子取了我岳母的名字——愿她安

息。镇上那些爱开玩笑的人和多嘴的人，到面包房来臭骂了我一顿。由于我有了烦恼和悲伤，全弗拉姆波尔镇的人都兴高采烈，但是我决心永远相信人家对我说的话。不相信又有什么好处？今天你不相信你的老婆，明天你就会不相信上帝。

我们铺子里有一个学徒是她的邻居，我请他每天带给她一个面包或者玉米面包，或者一块蛋糕，或者一些圆面包或者烤面包圈，只要有机会，就给她一块布丁、一片蜜糕，或者是结婚用的果子卷——凡是我能搞到的就给。学徒是一个好心的小伙子，有好几次他自己加上一些东西。他过去惹我生了不少的气，他揪我的鼻子，戳我的肋骨，但是他到我家里去了以后，变得又和气又友好了。“好啊，吉姆佩尔，”他对我说，“你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娇小的老婆，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你不配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人家说她有一些事儿呢。”我说。

“哦，他们就是喜欢多嘴多舌，”他说，“他们除了胡说乱道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你别去理它，就像别理上一个冬天有多冷一样。”

有一天，拉比派人来叫我去，他说：“吉姆佩尔，关于你老婆的事情，你肯定是你搞错了？”

我说：“我肯定。”

“哦，不过你要注意！你是亲眼看见的。”

“一定是个影子。”我说。

“什么影子？”

“我想，就是一根横梁的影子。”

“那么你可以回家了。你得谢谢扬诺弗拉比，他在迈莫尼迪兹[®]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你有利的冷僻的资料。”

我抓住拉比的手，吻了吻它。

我要立刻跑回家去，和老婆孩子分离了这样长一段时间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后来我考虑：现在我还是先回去工作，到晚上再回家。我对什么人也不说，然而我在心里却把这一天当做一个节日。女人们照例地取笑我，挖苦我，她们每天都是如此的。可是我心里想：你们这些饶舌的人，尽管去胡说吧。已经真相大白了，就像油浮在水面上。迈莫尼迪兹说过这是对的，那么这就是对的了！

晚上，我盖好面团让它发酵，带着我那一份额面包和一小袋面粉，就向家里走去。月亮很圆，群星闪烁，不知道什么事使人感到毛骨悚然。我急急地向前走着，在我前面有

一道长长的影子。这是冬天，刚刚下过雪。我想唱支歌，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我不想惊醒居民们。于是我想吹口哨，不过我记起一句老话：你在晚上不要吹口哨，它会把精灵引出来。因此我悄悄地尽快走着。

当我走过那些基督徒的院子时，里面的狗对我吠了起来，但是我想，你们叫吧，叫掉你们的牙！你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狗！而我是一个人，一个漂亮妻子的丈夫，两个有出息的孩子的父亲。

当我走近我老婆的房子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好像一个犯罪的人的心一样。我不怕什么，可是我的心却怦怦地跳着！跳着！嘿，不能往回走。我悄悄地抬起门闩，走进屋去。埃尔卡睡得很熟。我看了看婴儿的摇篮。百叶窗关着，但是月亮光从裂缝里穿进来。我看见新生婴儿的脸，我一看到她，立即就喜欢上她了。她身上的每一部分我都喜欢。

随后我走近床边，除了睡在埃尔卡旁边的学徒，我什么都没看见。月光一下子没有了，房间里一片漆黑。我哆嗦着，我的牙齿直打战。面包从我手中落下来，我的老婆醒了，问：“是谁呀？”

我喃喃地说：“是我。”

“吉姆佩尔？”她问，“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想你是被禁止到这儿来的。”

“拉比说过了。”我回答，像发烧一样抖着。

“听我说，吉姆佩尔，”她说，“出去到羊棚里看看羊，它恐怕是病了。”我忘记说了，我们是有一只山羊。当我听说山羊有病时，我就走到院子里。这只母山羊是一只很好的小生物，我对它几乎怀有一种对人的感情。我犹豫地走到羊棚前，打开小门。山羊四脚直立，站在那里。我把它浑身摸遍了，拉拉它的角，检查了它的乳房，没有找到任何毛病。它大概是树皮吃得太多了。“晚安，小山羊，”我说，“保重。”这个小小的牲畜用一声“咩”来回答，仿佛感谢我的好意。

回到房里，学徒已经不见了。

“小伙子在哪儿？”我问。

“什么小伙子？”我老婆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学徒，刚才你和他睡在一起的。”

“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我都梦见过精灵。”她说，“他们会显灵，把你杀死，连肉体带灵魂！一个恶鬼附在你身上了，使你眼花缭乱。”她叫道：“你这个讨厌的牲畜！你这个

白痴！你这个幽魂！你这个野人！滚出去，否则我要把全弗拉姆波尔镇上的人都从床上叫起来！”

我还没有移动一步，她的弟弟就从炉灶后面跳出来，在我后脑上打了一拳。我以为他已经把我的脖子打断了。我觉得我身上有个地方被打坏了，于是我说：“不要吵架，这样吵会让人家怪我把幽魂和鬼都引来了。”她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人愿意再碰我烤的面包了。”

总之，我好歹使她安静下来了。

“好吧，”她说，“够了。你躺下来，让车轮把你碾碎吧。”

第二天早晨，我把学徒叫到一边。“你听我说，小兄弟！”我说。我把他的事情揭穿了。“你说什么？”他两眼盯着我，好像我是从屋顶或者什么东西上掉下来似的。

“我发誓。”他说，“你最好还是去找个草药医生或者找个巫医。我怕你脑子出毛病了，不过我给你瞒着。”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长话短说，我和我老婆过了二十年。她给我生了六个孩子，四女两男。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过，但是我既没有听到过，也没有看见过。我相信她，这就行啦。拉比最近对我说：“信仰本身是有益的，书上写着，好人靠信念生活。”

我老婆突然生病了。开始时是长了个小东西，乳房上有一个小肿瘤。但显然她是注定活不长了，她活不了几天了。我在她身上花了很大一笔钱。我忘记说了，这时候，我自己开了一家面包房，在弗拉姆波尔镇上也算是个富翁了。巫医每天来，邻近地区所有的女巫医也都请来过。他们决定用水蛭吸血，随后试用拔火罐。他们甚至从卢布林请了一个医生来，但是已经太晚了。在她死以前，她把我叫到她床边，说：“饶恕我吧，吉姆佩尔。”

我说：“有什么要饶恕的？你是一个忠诚的好妻子。”

“唉，吉姆佩尔！”她说，“想到所有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欺骗你的，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卑劣啊。我要干干净净去见我的上帝，因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

她的话使我迷惑不解，不亚于挨了当头一棒。

“他们是哪个的呢？”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我有一大批……不过孩子，都不是你的。”说完，她的头往旁边一倒，她的眼睛失去了神采。埃尔卡就此结束了生命。在她变白了的嘴唇上留着一丝微笑。